

秧油菜

■谢冬梅

油菜总比养花种草容易,花草热了要端进屋,冷了也要端进屋,冬天还要换盆剪枝,娇贵着。最后呢,任主人怎么殷勤,给几朵花算是报答,哪像红薯油菜,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。

油菜最难的是育苗,育苗的时候正是“秋老虎”当道,要天天浇水,旱得厉害,早晚各浇一次。油菜种子多种在河边,也有种在山坡上的。河里的磴子是就地挖出来的,上到河岸的坡极陡,一担两担还可以,挑多了,磴子和水和泥,又湿又滑,每上一磴,都要用脚指头抠进泥土,稳了才能抬脚上第二磴,时常有抠不住的时候,便和人和水桶摔得仰面朝天。再痛也不能哭,爬起来,找回滚远了的水桶和扁担,继续去河里舀水,油菜种子还在土里等着。

油菜只要有苗了,也同红薯一样见土就长,但是也与红薯不同。红薯是经过一个夏季的淬炼方修成正果,油菜相反,油菜要经过一个寒冬的磨砺才修成正果。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”,赞美梅的诗用在油菜的身上一点都不逊色。从风雪里隐忍过来的不仅有梅花,还有漫山遍野、开满枝头的油菜花。

世界上最诚实的属土地,只要是种子,它从不比较对待,夏天里来,它就让夏天里生长,冬天里来,它就让冬天里生长。山花烂漫,硕果累累,或者荆棘密布,土地都一视同仁,普度众生。

不巧,周末降温降雨,我没有回去。晚上,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我今天和你爸爸两个人冒雨秧油菜,全身都湿透了。”就不能等雨停了去秧吗,非得冒着雨?小心淋出病来。父亲有“三高”和心脏病,老年人的慢性病几乎一样不缺,蹲不得,种油菜得靠母亲一人。母亲患有腰椎病,蹲久了起身都难。

“你舅妈给的两挑油菜秧子,你爸爸舍不得,硬是要秧完才肯回。他怕我一个人秧不动,就在旁边帮我打窠子,我一锄一窠,秧下去就算数了。”母亲倒是有些洋洋自得,七十多岁还这么能耐。

按人生百年来算,七十多岁是年轻还是年老呢,就不能歇歇,安养天年吗?

母亲不理解我的“歇歇”,她认为土地就空在眼前,若不插上几根秧苗,那是罪过。想以前,哪有这么好的垄里田给人秧油菜,都得到山上去开荒。

况且,种了油菜,她的孩子都不用到市场上去买油,市场上那些油,哪有自己家种的油好!母亲理由充分。说到这里,她的声音突然降下来,“我也不是说想要长命百岁年年能秧油菜,只是以后,我走了,你们哪里还吃得到自己家里种的油?”

我的心猛地一抽,原来,母亲不顾老弱的身体,宁愿冒着风雨也要在地里秧油菜,为的竟是自己孩子能吃上自己家里“种”的油。

飞驰而过的清晨

■陈中奇

正好听到他向县中学招生老师说着让我脸红的好话。当我大学毕业时去看他,两人对坐,一人喝光一大瓶米酒……回忆起来,老师很多音容笑貌的画面快速闪过脑海,仿佛此刻他从岁月深处徐徐走来,就站在眼前,影像就浮现在黑魆魆的车窗之上,随着疾驰的车声在不断地后刷屏。呜呼!人生易逝,人生皆缘,也许人人都生自缘分,也属于缘分,只是缘深或缘浅,我确信老师与我是有深缘的人。缘分是什么?我的理解是一种关系,一种牵挂。

这么多年以来,回乡的路不知不觉间由一条喜庆的欢聚之路悄然变成了送别之路。而每一次诀别,好像人生许多曾经青春纵横的藤蔓就萎谢了一枝,如人泛舟河上,一件件记忆的重物依次剥落,沉入幽深的水底去了,而船仍在前行,归途似乎越变越短,渐生一种催人老的急迫。死是什么呢?是我幼时见到的外婆缓缓顺着绳索下沉到丧井的棺木么,是我小时候见到的老外婆穿上寿衣后干瘪的嘴里塞着的一口茶叶么,是我几年前见到的爷爷插管的氧气瓶再也冒不出串串气泡么,是我接到奶奶最后一通电话回去时已看不见她么?有像睡过去的,有像挣扎着去的,有像挣脱了去的,他们的躯体在皱缩,声音在消失,脸容在凝固,灵魂在飘散,颜色灰沉沉的,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像铅一样在下坠,不知道要落向何处。死有恐惧么,有遗憾和悔恨么?我们都是芸芸众生而已,无力把控和抗拒命运的归一,那就坦然接受吧,生命终究是一个求和解求妥协的结局。我总是想起小时候读过的《渔夫和魔鬼的故事》,那个化作一股青烟从渔夫瓶中飘出来的魔鬼,又化作一缕青烟缩了回去,是不是像极了人这一生的来来去去?

我们对世界知之甚少,甚少。记得小时候,家里一直用煤油灯,第一次装上电

灯,奶奶眯着眼,稀奇万分地盯着看,赞叹道:“怎么两根线一搭就能发出亮光?这发明的人真是了不得,省得以后打煤油了。”小姑说:“你就不懂了,这叫正极搭负极,火线是正极,零线是负极,火线的正电子碰到零线的负电子就会发光。”奶奶似解非解,撇着嘴说:“啥店子,怎么看不见摸不着的?敢情火线里藏着一堆男孩子,零线里藏着一堆女孩子,碰上了就吵架,吵完又拉手。”就是,就是这个解释让我们都拍手叫好,所以我总想像着火线里住着一群红脸躁动的男孩,零线里住着一群穿蓝衣服的女孩,两边都排队队列,推推挤挤,源源不断地往外冲,像两股激烈的水流汇在一起,形成一个热闹的大联欢大场面。是啊,多少东西看不见摸不着,但它们却真实存在,只是我们未知罢了。假如人的灵魂化作青烟一缕,那仍是有形的,倘若化作无形,我们又去哪里寻找和求证呢?其实,所谓的告别并不存在,人死如灯灭,逝者如斯乎!告别只是生者的喃喃自语,而逝者有何感知呢?或许有感知,但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知,又有谁能证明?

车很快,快到好像从过去穿透至未来,只需要两个小时。

天似乎渐渐亮了,车窗外的景物依稀变得分明,泛起一层晨色,远处村庄的房屋和近处掠过的树木杂草,都湿漉漉的,呈现一抹秋冬的冷寂。列车丝滑前行,发出“嘶嘶”破风的声音,“呼”的一声又冲进一条黑暗的隧道,其实只是一瞬间,但那黑暗如此阴沉、突兀和鲜明,仿佛又所历很久,完全遮住了此前晨光带来的光明。

走得太急,我忘记带伞,打车去到告别地点,下车后,入口处一片荒凉,竟无处可避,雨淋湿了一身。我明白,前面的路上,会碰到许多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,亦如我来时的路,而我此刻心里只想念着一位亲人似的故人。

那时的冬天

■张新文

那时的冬天总带着一种凛冽的美。

风,冷飕飕的,顺着裤管、袖口、袄领往身上钻,冰凉,冰凉的。水,结冰封冻,如铁似石。

太阳升起的时候,大人们便聚在一起晒太阳,议论着道听途说的事情,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在那时就是梦。孩子们则成群结队地玩耍,倒霉的是那些散跑的小驴犊子,它们在麦田啃食麦苗,孩子们把它们围堵起来,逮到就骑。会骑的,靠近前蹄,双腿夹紧,抓紧驴鬃毛,飞奔起来,骑在驴背上的孩子像个勇士,受到大家的尊崇。不会骑的,坐在驴的后部,趴在驴身,驴一尥蹶子,就会把骑驴的孩子摔得腕痛,引来同伴笑得跌倒在麦地里……

在这寒冷的季节里,沟里的水少了,天冷一结冰,我们就到沟里去滑冰。冰面之下,可见鱼灵活地游动,于是,我们就找来破冰的榔头,轻而易举地就抓到很多的鱼儿。鱼儿不大,都是些虎头鱼、鲦条鱼。当鱼儿被捕获,从冰窟窿里拿出来时,那股兴奋和欢腾让我们暂时忘却了寒冬的冷。

有时我们会找来大一点的冰块,用麦管对着冰块吹气,冰遇热就会融化。我们鼓起腮帮使劲吹,就会吹出一个小拇指大小的冰孔来,系上绳索挂在树上,用木棍学着老师敲铃的模样,有清脆的当当声。那时学校设备简陋,办学条件差,上下课就靠击打一块废铁作为号令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,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了袅袅炊烟,乡下的灶台,是冬日里最温暖的地方。大人们围坐在炉火旁,一边拉着家常,一边准备着午餐,那些熟悉的菜香,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夜幕降临,寒气愈发逼人。村里的孩子们聚在灯火下,听长辈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,我们那儿叫“讲古”。讲古的老者姓孙,我们都喊他孙老头,他人高,清瘦,很精明,也有喊他孙行者的。有一次他讲古结束了,临别时,他讲一个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的故事,他说,黄鼠狼冬天喜欢到孩子的脸上睡觉,因为孩子呼出的气体既暖和,还有奶香味。回家的路上,我们都心惊肉跳的,唯恐黄鼠狼从哪个雪窟里钻出来,睡觉的时候,只有依偎在父母的怀里,才能安心地进入梦乡。

外面的风雪虽烈,但屋内的温暖与亲情却让人感到无比安心。

那时没有电,更没有空调了,冬天取暖,除了土制的火盆,还会把洗得干净的青色砖块放在灶膛里烧热,而后包上棉布放到被窝里。也有的,用盐水瓶装上热水取暖。这就是那时的冬天,寒冷而又温暖,冷峻而又充满着生机。

在这个季节里,人们不仅经受大自然的考验,更在彼此的关爱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与力量。

无论何时何地,我都会铭记那时冰天雪地中的温暖与美好,在每一个冬天里,我愿用文字和心灵去感受那份来自乡下的呼唤与眷恋。

制图:何芬